

降临：与外星人对话



作者：[美] 特德·蒋
出版社：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2016年末，由《你一生的故事》改编而成的好莱坞电影《降临》在全球上映，引起了很多科幻迷的兴趣，故事讲述了人类与外星人的交流，着力于最基本的地方：语言。科幻小说界从来没有人把语言表现得如此细致而富有魅力。在作家笔下，外星人的语言仿佛是有生命的活物。出乎意料，却又早已注定的结局给读者以极大的冲击。本书除了《你一生的故事》外，还收录了《七十二个字母》《领悟》等迄今为止特德·蒋发表的全部小说。

1

一名军警检查了我的身份证明，在文件夹中做了个记号，把门开了。我开着路边的一辆车进了营地，这是军队在一个农场主的烈日灼烧下的农场里支起的一片帐篷。在营地中央是个外星装置：昵称为“观望镜”。

按照任务提示，美国有九个这样的东西，全世界有一百一十三个。观望镜作为一种双向的交流工具，可能是为了与轨道上的外星飞船取得联系。没人清楚为什么外星人不亲自和我们交谈，也许是害怕虱子。一队科学家，包括物理学家和语言学家，被分配到各个观望镜那儿。加里和我的任务是这块。加里在停车场里等着我。我们在混凝土路障铸成的迷宫中打转，最后终于来到了覆盖住观望镜的帐篷。帐篷外有辆手推车，里面装满了从学校语音室借来的好东西。我事先把它们送到军队来接受检查。

帐篷外有三个三角架，上面固定着录像机，它们的镜头透过布墙上的窗户盯着主房间。我和加里所做的一切都会被无数人检阅，其中包括军方的情报部门。另外，我们俩都得发送每日汇报，在我的报告中还得加上我对外星人能理解多少英语的估计。

加里掀起帐篷的门帘，示意我进去，“快进来。”他说道，酷似马戏团外招揽顾客的人，“赞叹在上帝的绿色地球上从没有过的生物吧。”“只需区区一毛钱。”我低声说着，走了进去。当时观望镜还没处于活动状态，类似于半圆状的镜子，有十英尺高，二十英尺宽。在观望镜前的棕色草地上，一圈白弧线勾勒出活动地。现在此地只有一张桌子，两把折叠椅，以及一条连向外发电器的拖线板。挂在房间边缘的杆子上的荧光灯嗡嗡响着，其中掺杂着在这酷热中的苍蝇的嗡嗡声。

我和加里对视着，然后开始把手推车中的设备运到桌上。当我们穿过白弧线时，观望镜似乎开始变得透明，好像有人在镜后慢慢地点起灯光。深深的幻象很是怪异，我感到可以直接走进去。当观望镜完全被点亮后，就好像一幅在一块半圆的空间里的人体那么大的透视图。这块空间中有一些好似家具的大物体，不过没有外星人。在背后弯曲的墙上有扇门。我们忙着把所有东西装配起来：麦克风、声音波谱仪、手提电脑，以及扬声器。

干活时，我不时地朝观望镜瞥上几眼，期待着外星人的到来。即使这样当其中一个进来时我还是吓了一跳。

它看上去就像七条交叉的肢支起的一个桶。呈中心对称状，任何一条肢都可当作手臂或是腿。我面前的这只用四条腿走路，另三条非毗连的手臂扭曲在边上。加里称它们为“七爪怪”。

尽管我看过录像，我还是呆住了。它的肢没有明显的关节，解剖学者猜它们是由脊椎骨构成的。不管是什么，七爪怪的肢一边扭动着，一边慌乱地移动着。它的桶状躯干在起伏如波的四肢上漂浮着，轻快得像气垫船。七只无眼皮的眼睛环绕在七爪怪身体的顶端。它回到来时时的门口，发出一个简略的“啪啪”声，回到了房中央，身后尾随着另一只七爪怪。它是否转了身我们无从得知。这怪异而合乎逻辑，因为每边都有眼睛，每个方向都可称为“前方”。

加里正注意我的反应，“准备好了吗？”他问。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“好了。”我以前在亚马逊干过很多实地调查的工作，但那都是双语的程序：或者被调查的人知道一点我会使用的葡

萄牙语，或者先前我从当地的传教士那儿得到过一点他们语言的介绍。这次是我第一次进行单语言探索的尝试。尽管这在理论上十分浅显。我走近观望镜，另一边的一只七爪怪也照做。它的景象是那么真实，使我起了鸡皮疙瘩。我看见它灰色质地的皮肤，就好像螺旋状的灯心绒褶皱。在镜子这边嗅不到什么气味，使情况微微有点怪。

我指着自已，慢慢说道：“人。”然后我指着加里：“人。”然后指向七爪怪，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2

没有反应，我又试了一次，然后是第三次。

其中一只七爪怪用一条肢指着自已，顶端的四根手指挤在一起。真是好运。有些文明种族用下巴指东西，假如七爪怪没用肢体，我可不知道它那姿势什么意思。我听见它发出的简短的振动声，看见它身体顶端的一个缩拢的孔振动着；它在说话。然后它又指向同伴，发出重复的振动声。我回到电脑前，屏幕上显示出两幅完全一样的代表振动声的声音波谱。我让其中一个声音样本往前倒，我指着自已，又说了一次“人”，又指着加里重复了一下。然后指向七爪怪，用扬声器播放了播放器中的振动声。

七爪怪发出的振动声多了一些。声谱的后半部好像是刚才的振动声，假如称先前的话为“振动声之一”，那这句话就是“振动声之二振动声之一”。我指着好像是七爪怪椅子的东西，“那是什么？”

七爪怪停顿了一下，指着“椅子”，说了另外一句话。声谱所显示的与之前的两个都不同：振动声之三。再一次，我指着“椅子”，回放了振动声之三。

七爪怪回复了，从声谱上看，像是“振动声之三振动声之二”。乐观的解释是：七爪怪对我的话表示肯定，这表示了七爪怪与人类说话模式的相容性。悲观的解释是，它只是不停地在咳嗽。

在电脑前我在各段声谱上画了条分界线，对每个做了暂时的注释。振动声之一为“七爪怪”，振动声之二为“是”，振动声之三为“椅子”。然后我写了个总标题“语言：七爪怪语A”。

加里看着我打下这些话：“A代表什么？”

“它只是区别七爪怪可能使用的其他语言。”我说道，他点点头。

“现在我们试试另一些，肯定很有趣。”我指着每个七爪怪，尝试着模仿“振动声之一”——“七爪怪”，经过很长时间的停顿之后，第一只七爪怪说了句话，第二只也说了几句，没有一句的声谱类似于先前的。我吃不准它们是否在交谈，还是在对我说，因为它们没有转向的脸。我试着再次发出“振动声之一”，可没有反应。

“学得一点不像。”我抱怨道。

“真难以想象你能发出这些声音。”加里说。我试了几次，可七爪怪回复的我一点也辨认不出。只有当我再次回放了播放器中的七爪怪的发音时，它们才给了我明确的答复，七爪怪用振动声之二回道，“是。”

“是不是得继续使用录音？”加里问。

我点点头：“至少暂时是。”

“那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现在我们确认一下他们并不是在说‘你们真漂亮’或者‘看他们在说什么’这样的话，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辨认出七爪怪在说什么，”我示意他坐下，“你随意。这得花些时间。”

说无

宇宙论、本体论即哲学意义上的“无”。我们在前文中主要与“有”相对的意义上以及“空间”意义上论述老子《道德经》的“无”。与“有”相对的“无”，表示“没有”“不存在”的意思，而空间意义上的“无”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“没有”，而是强调“没有”后面的状态，即“没有”装、据、填、充东西的地方。并强调指出，此两种意义上的“无”都不是老子《道德经》“无”的主要内涵。也就是说，老子论“无”主要是从宇宙论、本质论、本体论层次，也即从哲学的层次来展开对“无”的阐释的。通俗地说，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的“无”虽然有多义，但其最主要的意义则是在哲学概念框架中得到体现的。

在宇宙生成论意义上说“无”。这个“无”是天地之始的“无”，是浑然不分的“无”，是生成万有的“无”，是生成“一”的“无”。老子将此种状态以“无名”“无”“道”等来形容和描述。老子说：“无名，天地之始”，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，“有生而无”，“道生一”。具体来说，老子是用此“无”表示万物尚未判分前的元始混沌状态，即“空虚无形”的状态。正是在此意义上老子又将此“无”说成“无物”“无形”，并以“渊兮”（深啊）、“湛兮”（无形无象啊）、“寂兮寥兮”（无声无形啊）等术语来形容它。此“无”是存在，而不是不存在。也就是说，此“无”作为最原始状态的一种指代和规定。正因为如此，此“无”绝对不能被理解成“没有”和“不存在”，而实际的意思恰恰表示的是一种“存在”。

在规律及本体论意义上说“无”。由“道”（无）而生成和构成的宇宙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和本质性，而这存在于万有现象之中的规律性和本质性，因此它是一种内在性存在，所以决定了“它”是没有形状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形象的，因而是“模糊”的，“不清楚”的，“看不见”的。“无状之状，无物之象，是谓惚恍”，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”，此之谓也。实际上，老子这里所说的“无”，除了它的抽象意义以外，更重要的还是在于他要用此“无”去超越一切有限和有规定的存在。也就是说，作为无限性的“道”，是无法以有限的方式来加以规定和限制的。“道常无名”，此之谓也。也就是说，此“无”是对“道”作为万物的规律性的一种指代。正因为如此，此“无”绝对不能被理解成“没有”和“不存在”，而实际的意思恰恰表示的是一种“存在”，且是更重要的“存在”。

老子以“大”来表征“无”是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存在。老子说：“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强为之名曰‘大’”。所谓的“大”，即是“无”也，即是“无限”也。由此可见，此“无”是对“道”作为“无限性”“无规定性”“无限定性”的一种指代。正因为如此，此“无”绝对不能被理解成“没有”和“不存在”。而实际的意思恰恰表示的是一种“存在”，且是更“大”，更“多”的“存在”。在此值得强调的是，老子的这一“无”，不但不是“没有”和“不存在”，相反是“大大的有”“多多的有”“丰富的有”。

要之，“无”是道的一种存在方式。

老子之所以指出和概括“道即无”及其道体的不可感知性特征，是要告诉人们：你听到的并不是“道”的全部，这就叫“听之不闻名曰希”；你摸到的并不是“道”的全部，这就叫“搏之不得名曰微”。老子之所以要阐明这一道理，是要时刻提醒人们，不要被你的所见所闻限制；老子之所以指出和概括“道即无”及其道体的无限性特征，是要告诉人们：你所面对的只是现在的“道”且是很小很小一部分的“道”。所以你面对这一无限的“道”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满和骄傲；你永远用不完和穷尽不了这一无限之“道”。这就叫“道冲，而用之或不盈”，“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”，“用之不足既”。老子之所要阐明这一道理，是要使人们相信“创造”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，“道”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一直就在“无时无处不在”之“处”，就等待着你去“发现”“呈现”“创造”。人类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切规律和理论的建立，无不证明这一深邃道理的真切性。所以，读懂了老子的“无”，也就懂了老子的“道”，从而也就懂得“创新是无止境的”，懂得了“文化”的创造是永远的，从而懂得了社会和人生当是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存在。



徐小跃（南京图书馆馆长，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）

国学玄览堂(11)